工人需不需要流行樂

文/愛地人 新工人藝術團 2016-11-06

新工人藝術團作品：《家在哪裏》

專輯：家在哪裏

藝人：新工人藝術團

廠牌：北京工友之家

時間：2013/03

評價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新專輯《家在哪裏》，註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。雖然，其實早在九年前，就曾經在第一時間聽到過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那張唱片，而那時候的“新工人藝術團”，還叫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。但當時聽過之後，對於專輯裏音樂內容的印象，卻幾近為零。究其原因，主要還是因為個人的生活體驗，與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那些作品的主題，能夠重疊的點並不太多，從而無法真正的感同身受。而無論是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還是“新工人藝術團”，他們的音樂，恰恰就需要這種生活與音樂的重疊，才能夠還原出創作的出發點和色彩。

九年後再次聽到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新專輯《家在哪裏》，雖然對於這張唱片裏真正底層的生活感觸，依然不能說有多麽具體。但漸漸告別風花雪月的審美標準，也開始習慣了更多去體驗音樂背後的那些內容。誠然，和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這幾年的專輯一樣，《家在哪裏》無論是錄音、制作還是演唱上，都極顯粗糙。但對於他們這個團隊來講，流行樂壇或流行音樂工業的標準，於他們身上，其實更像是一種悖論。如果他們的音樂不粗糙，那就反而不對味、不正常了。

當然，至少從直觀的一點，《家在哪裏》是一張很純粹的專輯。它既沒有主流音樂的細膩和精雕細刻，也不像一些非主流和另類音樂那樣，刻意去做出Lo-Fi的效果。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作者，很明顯雖然已經掌握了一些流行音樂常用曲風的技巧，但又不會過於在技術的層面斤斤計較，在點到即止之後，更多的還是回歸到音樂內容的表達上。

（新工人藝術團成員：許多）

《家在哪裏》裏的歌曲，在創作的視角上，還是多元的，而其主體的表現方式，也是最適合它的民謠或者民謠搖滾。對於國內很多常聽歐美流行樂的歌迷來講，Bob Dylan常常是他們口中念叨的一個神奇名字。但實際上，國內歌迷真正能夠聽懂Bob Dylan作品的歌迷卻寥寥無幾，這甚至和精不精通英語沒有太大的關系。而是在Bob Dylan的作品裏，往往有著超大的信息量，也只有這種信息量，才是他在西方盛行幾十年的真正基礎，也只有讀懂其中的這些信息，聽他的作品才會更引人入勝。同理的，還有藍領搖滾歌王Bruce Springsteen，他之所以在美國很受歡迎，而在美國以外卻更多只是被理解成一位流行歌手和搖滾明星，就是因為他的作品，有著特定的環境、階級和立場。而再往前說，就更要提到美國抗議民謠的前輩Pete Seeger。很多時候，像Pete Seeger、Bob Dylan和Bruce Springsteen等歌手的作品，甚至都是超越音樂的意義的。他們既像是現實主義作家，記錄著這現實世界的分分秒秒，讓歌舞升平的時代得以恢覆其本來的面目。與此同時，他們和其他大多數音樂人最為不同的是，他們不僅僅只是批判者，更是行動者。除了口頭的批判和自省之外，既提出問題也解決問題，用融入真正社會大眾的方式，去尋求改變現實的答案。讓音樂成為一種橋梁、一個平台，起到了工會近似的作用，讓更多底層的人，可以通過音樂釋放並主動投身於建設。

（新工人藝術團成員：姜國良）

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所起的，正是這種音樂工會的作用。中國有沒有真正的工會，這自然不在本文的敘述範疇。不過，中國工人被中國流行音樂所忽略，卻是鐵錚錚的事實。歷史上，中國的流行音樂似乎一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劃分，所以也就很難誕生像美國鄉村音樂這樣，在整個流行音樂市場占主導比重的類型音樂。而音樂創作和傳播的精英化，也導致了中國的流行音樂，會關愛到這個中國最普通又最廣泛的階層。有時候，甚至會被草根這個概念所模糊化。但實際上，中國流行音樂更多的草根，也是像“校園民謠”那種學院化的草根，他們的風花雪月，歸根結底還是理想化的、精英化的，他們對於社會底層的磨難，一靠人性、二靠想象，終究還是沒有生活。吊詭的是，精英化的主流樂壇，還常常用網絡歌曲，彩鈴歌曲，農金風格等等帶有貶義的詞語，來諷刺這個體系外流傳的音樂。誠然，這些音樂中有的的確格調不調，但它們的流傳，又說明占中國比重極大的底層工人，更需要那種通俗易懂易傳唱的歌曲。

（新工人藝術團成員：段玉）

中國工人究竟需要不需要優秀的、而且是屬於自己的流行樂。“旭日陽剛(微博)”的走紅，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一切。當然，“旭日陽剛”離真正的工人流行樂，還有著不小的距離。畢竟，他們的成名曲，只是翻唱搖滾歌手汪峰(微博)(微信號：wangfengmusic) 的《春天裏》，而且從來沒有有意識的營造一個工人文化的傳播平台，以傳遞屬於中國藍領階層的辛酸苦悶，以及許多現實的問題。他們的歸宿，最終也是和許多草根歌手一樣，暴發後，就又被精英同化。

至於中國流行樂的核心精英們，即使那些有意識回避主流流行樂的，甚至有意識將觸角投向底層的創作人，最終還是難以避免創作人文化的傾向，以至於不自覺的被精英化。這也是《家在哪裏》這張專輯，從一開始就能給人一種特別粗糙的原因。因為這種粗糙，正是遊離於主流體系之外的不適應。這感覺，基本就和握真正工人的手一樣，溝壑縱橫間，滿是粗糲的掌紋，讓你不舒服，但這又是真實生活中更普遍的面貌。

（新工人藝術團成員：孫恒）

聽《家在哪裏》，很容易想起多年以前的那張《校園民謠1》，因為那種感覺，尤其是文字中的生活化的節奏和細節，很明顯是專職寫流行歌曲的職業音樂人，很難寫出來的。孫元《小人物》和孫恒《家在哪裏？》裏的詰問、許多在《老張》中瑣碎卻極具情節性的生活劇本，孫恒《春天故鄉》裏的困惑，許多《生活就是一場戰鬥》中的燦爛與信念，以及姜光良《蒲公英》裏的詩意情懷，都已經是這個時代流行音樂缺乏的主題。也因為這一次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這張專輯，而被重新提起。

（新工人藝術團成員：孫元）

值得欣慰的是，這麽多年過去了，無論是之前的“打工青年藝術團”，還是如今的“新工人藝術團”，他們的音樂一直沒有被主流樂壇同質化。這似乎也是所有從事流行音樂工作的人，很難避免的趨勢，即使曾經的草根有多底層，但在見過世面並且進入這個體系後，總是會或多或少主流化。而在《家在哪裏？》這張專輯裏，自始至終還是能夠聽到那種街頭的聲音，這種聲音既包括它的旋律、編曲和演奏，也包括了“地下室”、“收容制度”、“打工子弟學校”這些內容和主題。它們原本都應該是以市民為主體的流行樂的主角，但卻被邊緣化，猶如他們在生活中的位置一樣。而也正是因為這些音樂的存在，可以當成一面鏡子，發覺主流流行樂歌舞升平背後的蒼白。甚至，也包括那些以曼城、紐約為榮的某些獨立搖滾樂。

不過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除了用實際行動，將音樂傳播具體化，從而形成一個真正的工人之家式的音樂平台之外。目前在創作上，還存在著許多借鑒模仿的影子，這也讓他們的許多作品，還是可以在許多國內的民謠和搖滾音樂作品中，找到模板，與它的歌詞內容表達相比，還沒有形成一套獨特的音樂風格體系。而像《這裏不是我的家鄉》這種和Rap的結合，也不算成功，甚至給人刻意和庸俗化的效果。與此同時，對於打工這個本身來自天南海北的群體而言，方言化的創作，實際上更能起到親切的效果，而且在韻律的把握上，在內容形象的表達上，甚至要超過一味的用普通話寫作。而作為帶有傳播意義在其中的“新工人藝術團”來講，盡可能創作那些簡練、上口易傳唱的歌曲，也是更能夠起到最大的傳播效果。很多時候，與一些家鄉小調相結合創作，甚至像王洛賓那樣改編民歌，將老民歌換上新內容，其實也可以變得更成功。

文/愛地人

新工人藝術團作品試聽：《家在哪裏》

新工人藝術團作品：家在哪裏

來自新工人藝術團

00:0006:09

【家在哪裏？】

詞曲及演唱：孫恒

2002年，我們成立了工人藝術團，我們開開心心把自己的歌來唱。

我們進工地，我們進工廠，是工友們的掌聲給了我們力量。

2004年，我們出了第一張唱片，我們拿到了版稅七萬五千元。

我們來到了中國皮村，租下來一個破廠房，心中對未來充滿了希望。

我們用自己的雙手，年輕人的熱情和夢想，一磚一瓦建起了同心學校。

孩子們在這裏玩耍，自由地奔跑，臉上洋溢著歡樂與微笑。

孩子們在這裏玩耍，自由地奔跑，臉上洋溢著歡樂與微笑。

城市的邊緣，小小的空間，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。

城市在發展，學校被取締停辦，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？

城市的邊緣，小小的空間，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。

城市在發展，學校被取締停辦，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？

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，不是我的夢想

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。

唱了幾首破歌，也不是我的夢想

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。

城市的邊緣，小小的空間，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。

城市在發展，學校被取締停辦，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？

城市的邊緣，小小的空間，同心是我們心靈的家園。

城市在發展，學校被取締停辦，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？